



孩子兵為國捐軀 日軍不許埋葬

重走秦皇古驛道 青山處處埋忠骨

血戰乏驢嶺 二之二

在河北井陘太行

崇山峻嶺中，有一條橫穿太行的古道，是進出太行、溝通冀晉的交通要道——秦皇古驛道，素有「冀晉通衢」之稱。這條古道為戰國中期趙武靈王開通，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在原六國車馬道路的基礎上，開闢以咸陽為中心的四通八達的驛道，形成了全國性的交通網。現存井陘古驛道比羅馬古道還要早100多年，直到20世紀40年代這條橫穿太行的古道才停用。井陘縣南嶺鎮退休的人大主席許永峰向記者介紹，俗話說條條大路通羅馬，但從井陘入晉只有一條，就是秦皇古驛道。古驛道在乏驢嶺前分為兩路，一路通舊關，一路越嶺而過，入晉後再合為一條。許永峰續稱，因乏驢嶺地處冀晉咽喉，易守難攻，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戰亂一直不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在乏驢嶺雞架岩主陣地上，當年留下的環形工事至今依然保存完好。張帆攝

記者了解到，這條作為井陘西行的大道，當年甚為繁忙，行人騾馬晝夜不斷。隨着鐵路開通後日漸蕭條，到解放前夕，此路終於完成了它的使命。

近代以來，這裡就發生過八國聯軍進攻娘子關的「庚子之戰」、辛亥革命山西軍民抗擊清軍的「乏驢嶺戰鬥」、晉奉軍閥大戰的「清溝坡戰鬥」、娘子關戰役之「血戰乏驢嶺」、八路軍「百團大戰」等。

日軍槍殺逾30老弱婦孺

許永峰憶當年「血戰乏驢嶺」，沉重地說，因當地壯丁大多幫助國民黨38軍17師將士修戰壕，送食物，且隨着中國軍人的撤退，老百姓也逃難去了。氣急敗壞的日軍佔領了乏驢嶺村後，抓不到年輕人，他們就抓了大約30多名老弱婦孺，在一處山坳裡，把他們都殘忍地槍殺了。其中最小的孩子才五六歲。而且，他們還把村中作為秦皇古驛道重要關卡的乏驢嶺關也給拆了。

內地著名作家劉子生對記者表示，進攻娘子關的是日軍精銳部隊龍山師團（第20師團朝鮮龍山組建），屬甲級師團，有2萬餘人，武器裝備精良，配有飛機大炮，單兵戰鬥力和整體戰術素養都很強。其師團長川岸文三郎，日本士官學校第15期，與梅津美治郎、谷壽夫、磯谷廉介等是同學，以作戰兇狠著稱，擅長山地作戰。反觀17師，士兵很多都是倉促徵召，裝備極差，甚至還有好多大刀片子。

據史料記載，日軍

20師團在進攻娘子關時，共有21,945人，輕重機槍645挺，各種火炮108門，擲彈筒576具，汽車262輛，同時還有配合其作戰的三個空軍轟炸機大隊。

許永峰表示，17師的英烈們很多都是十七八歲的孩子啊！他們為黎民百姓而戰死，為國家民族而犧牲，埋葬他們理所應當。但是，日軍是不允許埋葬這些英烈的。村民陳劍看到一名17師士兵犧牲在山坡上，就抱了一抱草蓋在屍體上，被日軍發現，將他踢倒在地，把他的上衣、帽子扒下來扔到火裡燒了，還把他抓到山西陽泉，半月後他才逃回來。

村民冒險掩埋英烈遺骨

直到第二年春天，村民們借口無法種地，冒着生命危險，在日寇的槍口下自發組織起來，才掩埋了17師英烈遺骨。17師英烈遺骨在乏驢嶺埋葬地共有四處：其一是百花溝口，這裡安葬着5名士兵，其中1名是便衣，他們是從主陣地撤下來後，因傷重犧牲在這一帶的；其二是馬嘴梁（日軍稱「一文字

山」），這裡的英烈在耿子介旅長率部撤退前已安置妥當；其三是雞架岩東溝，這裡分3個墓穴，安葬有500餘人，因這裡土層淺，鄉親們就把壘砌梯田的石頭拆開，挖出深壕，把遺骸安放進去，然後復原梯田。其四是東溝溝，這裡是主要安葬地，共分8個大墓穴，無數單墓穴，每個大墓穴集中安葬一二百人甚至更多。無法集中安葬的，就地掩埋。

此後的幾十年裡，每到清明、十月一日，總有村民前來掃墓。先是有李樹茂、李二偏等，這些老人相繼去世後，陳拉鎖老人、李成鎖老人至今仍堅持不輟，守護着這份情結。

為17師抗日英烈建座紀念碑，很早就成了乏驢嶺村民的夙願。在17師抗日英烈血戰乏驢嶺75周年之際，乏驢嶺村民自發捐款，「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十七師血戰乏驢嶺抗日英烈紀念碑」立在了17師當年血戰日寇的雞架岩上。2013年11月，井陘縣人民政府委託縣民政局投資30萬元，在雞架岩上為抗日英烈們建起了一座紀念碑。



雞架岩陣地下的山洞，以及記者在洞內發現的烈士遺骨。張帆攝



秦皇古驛道遺跡。張帆攝

後記

對於趙壽山將軍，內地總有一種「他是被迫起義的國民黨將領」之偏見，這對一個「軍長可以不做，人格不可不要」，「於國於民敢問心」的老將軍來說，是不公平的。以至數十年來，這支英雄部隊浴血奮戰的故事並沒得到充分的挖掘，而烈士的遺骨至今還長眠在太行山中，僅有乏驢嶺村樹立起紀念碑。

現在，乏驢嶺村上下一致的願望是能將村中至今保留完好的陣地、坑道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為17師陣亡的將士建烈士陵園；修復古村落原貌，復原乏驢嶺關隘。

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趙壽山無疑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他曾向楊虎城提議逼蔣抗日；1942年，獲毛澤東親自批准，接收為中共特別黨員。1947年，他秘密進入晉冀魯豫解放區。1948年任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第一野戰軍）副司令員。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1952年，調陝西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長。1955年，調北京工作，先後任第二、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1963年6月20日，因食管癌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



1947年秋，趙壽山回到陝北，受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陝甘寧邊區政府負責同志的熱情歡迎並合影留念。前排左起：林伯渠、賀龍、趙壽山、習仲勳、張邦英、曹力如。本報河北傳真

九旬翁憶近8年奴役生涯

乏驢嶺村現年92歲的陳拉鎖老人是當年「血戰乏驢嶺」戰役的親歷者，當時他年僅14歲，日軍佔領乏驢嶺後，他過了近8年奴役的生活。現在他也是該村唯一一個還能清晰口述起那段歷史的老人。

在一個晴朗的下午，記者在村委會見到了老人。歲月似乎在老人的身上停頓了，從外表看，老人腰不彎、眼不花、耳不聾，頭上新長的黑髮比白髮還要多。老人身體硬朗，現在每天還要下田幹活，走山路去他家的那半畝菜園。

幹活不給工錢還打罵

老人對記者說，乏驢嶺戰鬥打響前，自己家裡有30名17師的戰士，而撤退時不足5人。後來駐紮在乏驢嶺炮樓

裡的鬼子強迫村民們幹活，還不給工資。常年有一個村民負責給鬼子做飯，其餘的活兒，都是村裡指派，比如打掃衛生、燒水等。

「他們經常打罵我們，像我就挨過打。有一次我去給他們燒洗澡水，燒好後我偷偷先洗了，被發現後，一個鬼子抽了我好幾十個耳光，打到我臉都腫了，還流血了；現在村裡陳書記的父親和我同歲，當年有一次被打斷了好幾根肋骨，他也沒做錯事，只是那個鬼子心情不好，這樣的例子數不勝數。後來我們就開始偷偷給八路軍送物資，他們最缺的就是布和鹽，我們就晚上送到離村大約20里的仙洞村、葛丹村，村裡有人被巡邏的鬼子抓到過，就被殺害了。」

老人說，別看日本兵武器精良，治下都是「逆來順受」的「良民」，但是他們也生活在深深的恐懼中，其實是怕老百姓的。比如他們吃的糧食、蔬菜和肉類甚至喝的水都是從石家莊市裡由火車運來的軍用物資，從不敢吃當地的。談到日本兵的飲食，老人表示，他們不吃白麵，只吃白米，肉類是牛肉和魚肉，在加上一些青菜，有些時候還喝啤酒。

恨不得拿刺刀捅死鬼子

老人回憶說，後來鬼子投降後，那些殘兵敗將就在離村不遠的火車站坐上了「悶罐車」準備撤走。圍觀了很多老百姓，罵聲不斷。我們村有個人叫李三田，他的親大哥、二哥都被鬼子殺害了，他後來參加了國民黨的保衛團，當



陳拉鎖老人回憶當年的奴役生涯。張帆攝

時他衝上車見鬼子就打，恨不得拿刺刀捅死他們。老人還有一個參軍報國的夢想，但是沒有實現。他對記者說，抗戰勝利後，1948年劉鄧大軍有人來村裡徵兵，自己就報名了，當時村裡報了6個，自己排5號，結果他們只要了前4個。1949年，陳拉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新中國成立後，從1958年起，老人當了40多年的生產隊長、村主任。如今，老人的生活幸福而快樂，他每天還要看看電視，關心一下國家大事。

日戰地記者見證「壯烈娘子關」

日軍《支那事變畫報》第8輯，其中有一頁主要報道了1937年10月，日軍入侵井陘的情況。有一張日軍上山的照片，經村民辨認，此山正是乏驢嶺南側的雞架岩。

從戰地記者——天野特派員1937年10月19日，從井陘發回的1,000多字的報道看，那場戰役確實慘烈。

天野特派員報道說：「井陘一片狼藉，連一個村民都看不見，所有映入眼簾的都只是敵人的屍體。除了敵軍（中國軍人）逃走時丟下的武器、彈藥、食物、衣服外，還有倒

下的馬匹及受傷的士兵在蠕動着……一抬頭，看到從前方數百米遠的地方凸起着移動的群山時，好似見到很多人在呻吟的場景。綿延數公里，甚至到成百上千的山峰，都是修築的工事，光看外表就有大約200個，地形與南口戰役相比顯得更加困難。19日，得到新的增援的我軍（日軍）小林部隊在細川、炮兵部隊、航空部隊的協助下沿着鐵路開始了攻擊。」

10月19日拂曉，這位日本戰地記者在井陘城的一角得到觀測攻擊乏驢嶺一日的

戰鬥。他寫道：「從他們背後同時射出的炮彈，穿梭於山谷間，在中國軍隊陣地時不時地冒出白煙。上午10時，在晴朗的天空，我（日本）空軍戰鬥機閃爍着機翼，展現出了我軍（日軍）的勇猛……」



乏驢嶺至今依然保留着日軍炮樓。本報河北傳真

